

刘亮程 著



——这是一部打开新疆真实生活的书——
迷人而令人疑惑。



作家出版社

图书馆

2007.3
2202

刘亮程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凿空/刘亮程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 - 7 - 5063 - 5286 - 4

I. ①凿…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5716 号

凿 空

作 者: 刘亮程

责任编辑: 安 然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封面题字: 刘亮程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300 千

印张: 16.5

印数: 001 - 10000

版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286 - 4

定价: 2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1. “腾” 1
2. 驴 3
3. 洞 8
4. 大巴扎 13
5. 公路 16

第二章

1. 铁匠 24
2. 村长 33
3. 铁匠 38
4. 铁匠 42

第三章

1. 艾疆 48
2. 地洞 54
3. 库半 58
4. 玉素甫 64
5. 狗叫 72

第四章

1. 房子 76
2. 地下村子 80
3. 树根 84
4. 夜晚 87
5. 老鼠洞 94
6. 麻扎 101

第五章

1. 驴教授 106
2. 阿赫姆说驴 111
3. 老鼠 114

第六章

1. 命 121
2. 铁 127
3. 变形 134

第七章

1. 割礼 139
2. 黑汉 145
3. 地窖 147
4. 麻扎 154
5. 阿訇 157

第八章

1. 土里的脚步 161
2. 选举 165
3. 管沟 171

第九章

1. 大驴头 180
2. 三轮摩托 183
3. 拖拉机 186
4. 裴教授来信 192
5. 万驴齐鸣 197
6. 调查 202

第十章

1. 出事 207
2. 坎土曼学 213
3. 埋掉的村庄 218
4. 叮叮 224
5. 昂叽昂叽 228

第十一章

1. 枪声 234
2. 回家 241
3. 声音 245
4. 凿空 251

第一章

1. “腾”

洞口对着河岸斜坡，河水的翻滚声直灌进来，像一村庄人用龟兹语说话。河在这一段拐了大弯，河水趴倒了，翻滚着淌过满是卵石的河滩。河从远处山口出来时，是站着走来的，它高大的身躯竖在倾斜的大石滩上，到了有人和庄稼地的地方，河就矮了，趴倒了。流过这个大湾，龟兹河又站起来，它的翻滚声变成悠长的几乎听不见的遥远呼唤。

他一直没习惯河的翻滚声，一种叽里咕噜的声音。洞口木门关住时，河的声音远了，剩下自己的脚步和出气声。他拿着铁锨往地洞深处走，走几步突然停住，转过头，洞里一片安静，只有自己转脖子的声音。他老觉得后面跟着一个人，他走一步，那个人走一步。他停，那人也停。他走到地洞尽头，举起镐头挖土，那个人也在身后，举起镐头。他猛一回头，什么都没有，后面是另一个人转脖子的声音。

“腾。”

挖土的声音响起来。镐头凿进硬土，前半截子声音向耳朵背后传去，后半截子声音吃进土里，不见了。他挖一下，耳朵贴着土听一阵。一次，他听见土里有一人走动，以为自己的脚步声走到土里了。不是。他没有这样的脚步声，他穿一双旧球鞋，有点大，鞋带系紧了脚在里面还有余地，落脚时，先是鞋的声音，“咕咚”，鞋里的气被挤出来，一股带胶皮味的臭脚气。接着是鞋踩地的声音，在黑黑的地洞里，鞋擦着地，一种托尘带土的脚步声。那个声音干干净净，是安静的不往前移的走动声。他从来没走出过这种脚步声。是不是头顶地面站着一个人，把脚步声踏进土里了。他屏住呼吸，蹑脚走到屋子下面，从垂直的木梯爬上去，用头顶开盖在洞口的纸箱壳，进到屋里，里屋没窗户，和洞里一样暗，掀开门帘，卧室天窗射下的一柱光直刺眼睛，从卧室出去是前厅，走出前厅，门一开就看见河。河在几十米深的

岸下，望远处看河是站着的，比岸高。他朝村子望望，没人。又上到坡上朝菜地望望，回来把门朝里顶住，钻进洞子，洞口原用纸箱壳盖住，快步走到地洞深处，耳朵贴着土再听，那个走动声好像停了。他摇摇头，刚才在外面站了一阵，耳朵里灌进了风声，听觉被打扰了。他试探地又挖了一下，“腾。”镐头入土三寸，后尾的声音被土吃进去，他赶紧贴耳倾听，已经追不上。挖掘声仿佛跑到一个远远的地方，停下。就在那个脚步声停住的地方，以往的挖掘声也都跑到那里，停下。

一天，他的洞挖到那里时，挖出来一具尸骨。是第四具了，盖房子时就挖出过三具，一样斜躺在土里。他的镐头碰到一个硬东西，脆硬的一声。打开手电，一个人的头骨出现在洞壁，他接着挖，整个人的骨骼在洞壁上凸现出来，头北脚南，面朝西，像一个斜站着的人。以前听到的就是这个人的脚步吗？他打着手电看了很久。有两三天，他没动。中午上去吃饭，回到洞里发现那个人的胳膊骨掉下来，他按上去。第二天一早起来，发现一个脚指头掉下来，好一会儿才找到，指头在地上滚动一截，藏在一小块土下面。第三天，按上去的胳膊骨又掉下来，好像尸骨自己在动。还是他不在和睡着时，有人动了尸骨？他打着手电，来回走了几趟，每个角落都照照。他往前走，听到身后一个脚步声往相反的方向走。他在侧洞的死角处停住，听见那个脚步声响到另一个侧洞的死角，也停住。他打着手电走过去，小侧洞空空的，那个脚步又走到他刚刚离开的地方。他把狗拉进洞里，狗一进洞就狂叫，狗叫要把地洞胀破似的，他赶紧把狗拉出去，找了个尿素袋，把尸骨一块块挖出来，装袋，背到埋以前那几个尸骨的地方埋了。

以后土里的走路声没有了，好像走远了，听不见。那个背他而去的脚步声还在，每时每刻，都有一个声音在离开他。只有挖土拉车时，那个声音才消失。他把挖下的土装在三轮摩托车斗上，一次装半方土，车头朝里，退着推到洞口，打开门，河的翻滚声又灌进洞子，他探头望望，走出去，四下看看，再回身进洞，把车推出来，停在岸边，车刹住，车斗后扬，土顺着河岸滑下去，一部分土跌进河里，被水冲走，一部分附在岸边。全是和岸一样的土，风一吹，太阳一晒，看不出新旧。每天都有挖出来的土，倒在河边，成为岸的一部分，几十年来，只有他知道，洞口的河岸朝前推进了几米，河被他推远了一些。进洞前他又朝四周望望，进去把木门锁好，三轮车顺着来路往回拉，头朝前，车轮的声音压在脚步声上，低低的，像人的后脚踩住了前脚。碰到一块土，车颠一下，箱板、轴、方向把、电线、避震钢板、松懈的一个螺帽、放在车厢的铁锨，都发出声响，三轮摩托的形状被这些声音描述出来，一闪，又淹没在黑暗中。

“张旺才。”

妻子王兰兰的喊声从洞口直灌下来，变成好几个声音在洞里喊，一声追一声，把洞子胀得满满的。张旺才一抬头，听见他挖了多少年的地洞，被王兰兰的尖厉喊声描绘出来，一条直通到公路边从那里拐向村子的主洞，在屋子底下弯绕的侧洞，还有他的地下卧室，哗的闪亮一下，又黑了。

2. 驴

艾疆去地里割草，套车时驴不见了，喊了几声，也没应。

“这个牲口毛驴子，跑哪去了。”嘟囔着走出院子。

中午他把驴放开，给了把草，没拴。外面太阳火烧，驴一般不会跑远，即使出去，也在房后墙根乘凉。

艾疆房前房后转了一圈，没有。又沿马路往前找。路上白晃晃的，白杨树的影子都缩回树根，这个时候，人和牲口都在家里圈棚里避暑，萨朗（傻子）才把头伸给太阳晒呢。艾疆走出不远，碰见扛坎土曼走来的艾布。

“我的毛驴子看见没有？”艾疆问。

“找相好的去了吧。”艾布说。

“这么烧热的天，公驴哪有这么大性子找母驴。”艾疆说。

“天热洞洞里凉。”艾布说，“大中午公驴都爱把家把式伸出来散热，热极了它就想找个洞洞钻进去。它的洞洞在哪，就在母驴那里。”

“你不是狗师傅吗？驴的事咋也这么清楚。”艾疆瞥了艾布一眼。心想，这个艾布，大中午从外面回来，是不是也找洞洞乘凉了。

艾疆知道他的毛驴有一个相好的，一头四岁半的黑母驴，以前是本村突洪家的，春天突洪家缺钱，种不下地，就把驴牵到巴扎上卖了。艾疆认识买去驴的那户人，阿依村的，艾疆经常在夜里听到两头驴隔着村子叫，这头喊一声，那头应两声。它们去年交配生的驴娃子还在突洪家，也是头小黑母驴。

这个牲口毛驴子，难道真的去找相好的了？

艾疆心里想着脚已经走出村子。阿依村跟阿不旦村隔着一块棉花地和一片麻扎（墓地）。麻扎在高坡上，从棉花地中间一路上坡，经过乌普阿訇的房子，接着是一座紧挨一座的墓，土路深陷在拥挤的坟墓中间，路上虚土没鞋。大中午天气暴热，麻扎上面更热，艾疆闻到一股死人出汗的味道。

那家男人不在。洋岗子（妻子）一个人在家里，见了艾疆就笑着说，“哎呀，我们的亲戚来了，咋不骑着毛驴子来呢，我们的毛驴子天天想你的

毛驴子，你也不骑过来让它们相好一下。”

“我的毛驴子找不见了。”艾疆说，“我还以为它到你们家找相好的来了。”

艾疆认识这个漂亮洋岗子，春天她和丈夫在巴扎上买驴时，艾疆的驴车就停在旁边，两头驴交头接耳，亲热得不得了。买卖成交后，艾疆说：“你把我们家毛驴子的老相好买走了，我的毛驴子发情的时候咋办？”

“骑到我们家去认亲戚嘛。”漂亮洋岗子说。

她的丈夫忙着看刚买到手的毛驴，艾疆就大着胆子看着她。

“那我真的骑着毛驴子去了，你们不会不接待吧？”艾疆说。

“哪里的话，我们不看你的面子也看驴的面子。你的公驴这么壮实，只要我们的毛驴子喜欢它，我们就是亲戚。不过，你要来勤点，我们村里年轻公驴多得很，它要找到新相好的，不喜欢你的公驴了，我们也就没关系了。”

艾疆从那时记住了这个洋岗子。她叫玫丽古丽。有时听着两头驴隔着村子叫，他也有一股想喊叫一声的冲动。在夏天漫长的夜晚，驴寂寞了，在院子里高叫几声，过一阵，听见另一头驴的叫声远远传来，艾疆知道那是麻扎北边阿依村的那头母驴在回应，就想着睡在那个院子里的女人，她一定被自己的驴叫醒了，她听到我的驴叫了吗？应该听到了，听到她会怎么想呢？是不是和我一样睡不着，身子翻过来掉过去。她身旁有丈夫，驴叫不会把她丈夫也叫醒吧？要是两个人都醒了，睡不着，就有事情做了。艾疆身边没有女人，他的洋岗子前年跑掉了，他只有一个人翻来覆去。

玫丽古丽家院子里静静的，巴郎子上学去了，老头子赶驴车到巴扎上去了，要不是毛驴子丢了，艾疆真愿意多待一阵。哪怕多说几句话，多看两眼。这个洋岗子浑身散发着让人走不开的东西。春天她在巴扎上看他的一个眼神还留在艾疆心里。

艾疆回到村里，满村子“嗷嗷”地喊驴，驴认得主人的声音，听到了就会回来。好几年没听说谁家丢驴了，丢羊和牛的事经常发生。丢狗的事也有。再就是近些年才有的丢摩托车和拖拉机。好像驴被小偷忘记了，想不起来偷驴。艾疆的驴丢了一下成了全村的大事，好多人过来打问。

黄昏了，驴还没找到，艾疆着急了，又去了趟阿依村。玫丽古丽的男人回来了，黑母驴拴在圈棚下，看见艾疆叫了一声，以为主人身后跟着它的相好的，却没有。

“你的公驴是不是变心了，去找别的母驴了。”玫丽古丽眼睛盯着艾疆说。

“别开玩笑，大姐，我的毛驴子真的丢掉了。它别的地方不去。”

“别急嘛，艾疆大哥，坐下来喝碗茶，让我的毛驴子吃把草，歇一阵，你骑着母驴找你的公驴去。我的母驴叫几声，你的公驴听见了，就一趟子跑过来了。”

艾疆觉得玫丽古丽说的有道理。古丽的丈夫也在客气地让座，艾疆就在葡萄架下的大炕上坐下，喝茶吃馕。玫丽古丽的男人坐在旁边陪他喝茶。艾疆心神不定，一会儿朝门外看，一会儿又忍不住瞟一眼古丽。

艾疆骑着玫丽古丽家的母驴在阿依村转了一圈，见人就打问毛驴，听到的却是几个熟人的调笑。

“哎，艾疆，那不是你的公驴趴的地方吗？你怎么趴上去了。”

“让你的公驴看见了会踢断你的小腿。”

“什么？你的公驴丢掉了。啊呀，公驴刚丢掉你就上到人家的母驴身上了。”

一大早，埃希提站在买买提家门口，等着他开门出来。他们两家房子挨房子，是邻居。

埃希提说：“我晚上听到地下有驴叫，你们家毛驴子没掉进菜窖吧。”

“没有啊，那不是毛驴子吗？”买买提指着院子里的驴。

“那你就没听到地下有驴叫吗？叫了好几次。好像就在你们家房子下面。”埃希提说。

买买提愣了一下，突然想起晚上隐约听到什么地方有驴叫，他还纳闷，驴叫声怎么这么低，像贴着地皮。他没在意又睡过去了。

“驴怎么会在地下叫呢？你埃希提是不是做梦了。”买买提说。

“确实有一头驴在地下叫，我听了一晚上，它不停地叫。嗓子都叫哑了。”埃希提说。

埃希提晚上听到啥事情，首先告诉邻居买买提。买买提的洋岗子对他好，家里做了好吃的，在院墙那边喊一声“埃希提”，盛满饭的碗就放在墙头，埃希提端回去吃了，碗洗净，绕过后墙，从院门恭恭敬敬把碗还回去。埃希提是光棍，村里的“五保户”，没儿没女，口粮村里给，零花钱只有自己去挣和讨要。埃希提对买买提家的感谢是经常过来帮着清清驴圈，扫扫院子。再就是把自己晚上听到的事情先告诉买买提。

埃希提自从当了五保户，就把觉移到白天睡。他是阿不旦村惟一个晚上没瞌睡的人。白天他在白杨树下睡够了觉，晚上躺在炕上看星星。他听到过夜晚村子里的很多声音。有些声音他说，有些不说。地下的驴叫是半夜听到的，埃希提当时吓坏了，从土里冒出来的驴叫，跟鬼的叫声一样。埃希提赶紧翻身，头探到床外朝下看。地上黑黑的，连自己的鞋都看不见。

是不是一个有驴叫声的梦，来了又走了，埃希提不能确定。他脸朝地的时候，又听到了那声驴叫，“昂一吼”。没有叫完，是半句驴叫。好像驴刚张口，就止住了。

埃希提从买买提家走到艾疆家，路上碰到七个人，把晚上听到地下有驴叫的话说了七遍。埃希提在艾疆家院门口站了一会儿，艾疆出来了。埃希提从来不敢人家的门，去找谁就站在谁家院门口等，一直等到有人出来。

“艾疆，我晚上听到地下有驴叫。是不是你的毛驴子掉到谁家菜窖里了，还是被谁偷去藏在地窖里。”

艾疆见埃希提上门来给自己说这件事，说了声谢谢，没当回事就走了。这个埃希提，经常爱给人说一些晚上听到的事情。谁知道是不是真的。反正也没几个人认真听他说话。

地下有驴叫的话却很快传遍村子。艾疆见到的几个人都给他说明地下有驴叫的事。

“你的驴是不是真掉进地窖了。”村长亚生也骑摩托过来问。

这个夜晚艾疆没睡觉，偏着头，耳朵朝地，听地下的驴叫，还听到驴叫的埃希提和买买提家院子，趴在地上听，听了半夜，什么声音都没听见。

艾疆没听见驴叫，别人却听见了。第二天，有好几个人给艾疆说明听到地下驴叫了。

“你们都在说梦话吧，地下哪有驴叫声。要是我的驴在地下叫，肯定我先听到。”艾疆说，“你们的耳朵早让驴叫声灌满了，头摇一下驴叫声都会冒出来，你们就别拿我的驴开玩笑。”

听到驴叫的人说，驴叫从墙缝、从树根底下、从地上的裂口挤成扁扁的传出来，听不出是谁家的驴在叫。要在平常，村里随便一头驴一叫，谁都能听出是谁家的。驴的口音比人的好辨认。但这个驴叫声被挤扁了。

没听到驴叫的人，也把这句话当了回事，查看自家的地窖和水井。每家都有地窖水井，有的废弃了，有的在使用。丢了一头驴，在阿不旦村也是件大事。

一时间好多人说自己听见地下有驴叫了。有人把驴叫的声音都学出来。但还是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说夜晚地下传出的声音根本不是驴叫，驴怎么会跑到那么深的地下叫呢。肯定是打油井的钻头钻到了村子底下，人听到的是钻头钻地的声音，钻头把地钻得直叫唤。说打石油的那个钻头会拐弯，钻下去以后，就斜着朝村子下面捣过来了。地被捣疼了。

说这个话的是艾布，村里的狗师傅，阿不旦村每样牲畜都有一个师傅，也就是专家的意思。狗师傅艾布说他领着狗从石油井架下经过，往井架顶上

看，头仰的帽子都掉了。

艾布说，井架上站着好多人，还有好多铁手臂，海买斯（全部）扶着一个檩子一样粗的铁家伙往地下捣，拔出来，捣进去，又拔出来捣进去。地要有肠子，也被它捣断了，要有心肝肺，也被它捣烂了。地能不疼吗？地疼的没办法了，就叫，用驴一样的声音叫。地舒服的时候，也叫，用虫子的声音叫，用草叶的声音叫，用狗的声音叫。

村长亚生让艾疆别听狗师傅胡说，狗嘴里吐不出象牙。驴丢了不去找驴师傅阿赫姆，听狗师傅瞎说啥。艾疆这才想起驴师傅阿赫姆，怎么没听到他说什么，以往只要有关驴的事，阿赫姆都会发表看法。驴丢了后艾疆就没看见阿赫姆的影子。艾疆去阿赫姆家找，洋岗子说阿赫姆去老城大巴扎了。艾疆没找到驴师傅阿赫姆，就又去了趟乡派出所。

驴丢掉的第二天一早，艾疆就向乡派出所报了案，干警开一辆破桑塔纳警车到村里转了一圈，还做了记录，什么时间丢的，驴的毛色，体格大小，公母，在别的村有没有相好的，都记了。驴和人一样有交情，它发情时配过哪头母驴，就会时常去看它。谁家的驴和谁家的驴是朋友，哪两头驴有仇，一见面就互相咬踢，养驴人清楚得很。有的驴相好的在同村，有的在外村。一般人家丢了驴，别人都会说，没麻达，找相好的去了，天黑就回来了。别人家不会拿你的驴使坏，两家驴相好了，人也会莫名其妙好起来。驴相好是对脾气。人也和对脾气的人相处。两家的驴脾气对上了，人的脾气也容易对上。在村子里这是常有的事。本来两户人家没什么往来，就因为一家的公驴和另一家的母驴相爱了，人经常去找驴也相互走动起来。早两年，铁匠吐迪家的母驴爱往卡德家跑。卡德家公驴隔着半个村子一叫，吐迪家母驴就受不了，屁颠屁颠跑过去。吐迪经常骂自己家的母驴是没出息的东西，太主动了，母驴和女人一样，应该有点架子，让公的过来追你，哪有自己送上门的事。吐迪的儿子吐逊经常到卡德家找驴，就和卡德的小女儿阿依古丽恋爱上了，有一天，就把阿依古丽驮在驴背上带回家。吐迪现在还说，他儿媳妇是毛驴子做的媒。

派出所这次没来人，干警让艾疆回去，自己挨家挨户找找，驴是不是真的掉进谁家菜窖了。

艾疆说，驴比人熟悉村子，谁家菜窖在哪，驴都知道。几辈子人都没听说过驴会掉进菜窖。驴把桥踏断都不会掉进水渠。驴有四个蹄子，掉进去一个还有三个，掉进去两个还有两个，三个蹄子都掉进去，还有一个在外面，它蹬着一个地方就会奔出来。驴的身体就是一座桥嘛。

干警又问了听到地下有驴叫声的那几个人的名字，家住的位置，旁边都有谁家，艾疆都一一说了。

干警说，你先回去吧，我们忙着抓东突分子，顾不上你的毛驴子。你自己到巴扎上转转，你的驴你认识。贼娃子偷了驴，肯定会到巴扎上卖，没有偷了驴自己用的萨朗。

3. 洞

王兰兰从菜地回来，门朝里顶着，拍门，喊，没人应。使劲推了几下，门开了个缝，手伸进去移开顶门棍。王兰兰在菜地干半天活，口干舌燥，进屋茶壶里没水，早晨的脏碗还摆在饭桌上。王兰兰生气了，走到里屋，掀开盖在洞口的纸板，头伸进去大喊一声。

王兰兰听到她的尖厉喊声往地洞深处传，好久没有尽头。王兰兰愣在那里。她不知道张旺才的洞到底挖了多深，挖到了哪里。她最后一次进地洞是在好多年前，那天张旺才土头土脑从洞里出来，笑着对她说，我挖到宝贝了，你下来看看。

王兰兰跟在丈夫后面，下到洞里。什么都看不见。张旺才拉着王兰兰的手，黑摸着走了很久，拐了好几个弯。

“在哪啊？”王兰兰说。

张旺才不吭声，拉着王兰兰又拐了两个弯，站住了。王兰兰听到对面一个粗粗的喘气声，不是走累了的喘气，比累了的喘气更粗。她没反应过来，就被张旺才一下抱住腰，按倒在地上，王兰兰觉得身下软软的，手摸到了被褥，知道是张旺才晚上睡觉的地方。他完全不像外面时的样子，野兽一样喘着粗气，两只手爪子一样在她身上抓，扒她的裤子。王兰兰吓坏了。

“你放开我。”王兰兰大叫一声。她被自己的声音吓坏了，听见自己的武威话莽莽撞撞在地洞里回响。张旺才也被喊叫吓住了，愣了一下，又向王兰兰身上扑，王兰兰隐隐感觉一个黑糊糊的喘气声扑过来，一脚蹬过去，听见一个东西重重倒地。王兰兰爬起来朝外跑，头撞在洞壁，摸着洞壁跑，听见张旺才在后面追，爬着追，四个爪子的声音，王兰兰吓哭了。

“我要让你在洞里怀个孩子。”张旺才气喘吁吁的声音从后面追上来。

王兰兰跑到洞口的木门旁，瘫倒了。张旺才也追到洞口，在刺眼的亮光里，王兰兰看见张旺才弓着腰，喘着粗气，两只手臂猿猴一样长垂着。这就是我的丈夫啊，怎么在洞里变成这样了。

张旺才从洞里出来时王兰兰正在洗碗，锅碗碰的哗啦响。张旺才也不答理她，出门抱了柴火进来，蹲下烧火。王兰兰站在灶火边，看着头探在炉口吹火的张旺才，头发衣服上都是土。王兰兰叹了口气，在她眼里，丈夫张旺

才早就是一个土里的人了。

吃完饭王兰兰躺到床上睡午觉。外面暴热，张旺才站在岸上四处望望，河水的反光直刺眼睛，旁边的阿不旦村仿佛也被太阳晒焉了，一点声息都没有。

张旺才下到洞里，提着锨往里走。他咕哧咕哧的脚步声往相反方向走。走几步，停下听一阵。前面是公路，地洞在那里拐弯，然后直通向村子。他的三轮车就停在那里。

快走到拐弯处，应该看见手电光了，却没有，前面黑黑的，张旺才突然恐惧地停住。中午出洞前，他把三轮车斗装满土，手电打开放在地上，他拉着三轮车在光柱里走，走到拐弯处，手电光很弱了，三轮车停下，手刹拉死。离开前他还扭头看一眼亮着手电的地洞尽头，手电光让他有点担心，想返回去灭了，又听到王兰兰的喊声，就赶紧出洞来。刚才吃饭时他还担心亮着的手电，他可从来没这样干过，自从地洞挖向村子，他的手电都很少打开，怕光会漏出去。

离三轮车还有几米，他不敢前去，耳朵侧着听，只有汽车从路上过往的声音，“呜、呜。”

他悄悄后退几步，转身跑回来，上梯子进到家。妻子王兰兰还在午睡，张旺才翻东西的声音把她吵醒了，王兰兰看了一眼张旺才，又闭住眼睛。张旺才找出一把用旧的小手电，换上两节新电池，打开，关掉，下到洞里。走过自己房子底下，恐惧就来了。离公路边还有二百米，他的三轮车停在那里，地洞只有三轮车宽，三轮车高，三轮车正好挡住地洞。那是他设在洞里的一道防线。

他躬着身，轻脚往前走，手摸着车轮了，悄悄蹲下，抓住轮子的把手拉了拉，“咯吱，”前把的摩擦声，心里一惊。他壮着胆子站起来，摸见前把，车身，车箱，箱底的土，手往后伸，又突然停住，似乎那边也有一只手往这边摸，就要碰着。他浑身的汗毛竖起来，拿手电的手抖得厉害，拇指下意识前推，手电亮了，他看清三轮车后面空空的。用手电往地洞那头照，手电光不强，照不到那头。他爬着从三轮车上翻过去，手电晃着照，又壮胆咳嗽了一声，听见好几个咳嗽声在洞里回荡。他快步走去，远远看见那个大手电放在地上，白铁皮反着光。手电旁边，镐头原样放着。

他拿起手电，开关推上推下。没电了。他把小手电关了。洞里一下变黑。黑是安全的。他早像老鼠一样适应了洞里的黑。他抓起镐头，刚举到头顶又突然停住，耳朵紧贴洞壁倾听，他不知道前面会出现什么，他的地洞已经挖到村子下面。从河岸到村子下面，一千多米长的地洞，他挖了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前，村里分田到户，张旺才家的地分到河边土梁上，孤孤的一块，离村子二三里路。其他人家的地都挨在村边，以前大块的集体条田，划成一溜一溜分给个人。抓阄分的。村里的土地编了号，写在纸条上，揉成羊粪蛋大小，放在一个吃抓饭的大木盘里，每户出一个人，排队抓，抓到哪块是哪块。也不知道谁日了鬼，还是碰巧了，张旺才抓到了村外河岸上的这块孤地。

张旺才以前在这块地里干过活，知道地是好地，粘土，土层厚。就是离村子远了些。

包产到户的第一个春天，种子很快播下去，地里没啥活了，张旺才对王兰兰说：“咱们把家搬到地边住吧，反正地是自己的了，六十年不变，房子盖在地边，干活看庄稼都方便。”

王兰兰说，“我们好不容易在村里有了一院房子，你又要搬到河岸上，你去吧，我和孩子住村里。”

张旺才听了王兰兰的话，脖子一扭，扛着铁锨出去了。这是张望才的习惯，他只要脖子一扭，几头驴都拉不回来。

河岸的土很硬，张旺才用十字镐和铁锨往下挖，挖房子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他见过当地人挖出的房子，既省事又冬暖夏凉。王兰兰整天操心地里，偶尔过来，皱着眉头看张旺才挥着膀子挖坑，不知道丈夫会给他们挖出一个咋样的房子。

张旺才挖到一人深时，挖出了死人。三具白骷髅，没有棺材，没有随葬品，尸骨规规矩矩躺着，脸朝西，好像人自己脱干净走进土里，躺好。张旺才没声张，把骨头收拢起来，装了三个尿素袋子，背到菜地边的干沟里悄悄埋了。埋完烧了几页纸，跪下磕了三个头，嘴里念叨着“惊扰你们了，得罪了，给你们挪个地方，接着安息吧。求求你们，千万别打扰我的生活。”

在老家河南张旺才常听说住宅下挖出尸骨的事，老家平原上尸骨太多，一动土就挖出人骨头，挖出来挪个地方赶紧埋了，烧几张纸，再磕个头，也就没事了。张旺才小时候见的人骨头多了，也不当事。他没把挖出尸骨的事告诉妻子和孩子。

房子两个多月就挖成了，挖了两间，里套外，从上面看就是两个方坑，朝着河岸开了个槽子算是门。张旺才没急着盖顶，说是让坑照几天太阳，把里面的阴气照走。这期间他又在里屋右侧挖了一个小偏房，不方不正的一个坑。然后，坑上面搭上檩子椽子，铺上芦苇麦草，最后压一层土，算盖好了顶。三个坑就这样变成三间房子。房顶和河岸是平的，人站在上面不知道下面是房子。为防止人把车赶到房顶，牲口跑到房顶，张旺才在房顶四周用树

枝围了一圈。里屋外屋都有天窗，小偏房没留天窗，成了间暗室，平时放些杂物，白天人进去都要点灯。

“这也叫房子啊。”王兰兰嘟囔着。“活像个墓坑。”

她没把后面的话说出来。住进地窖的第一个晚上，她就觉得像住在一个墓坑里，阴森森的。晚上她还看见有几个人在屋子里走，看不见脸，也分不清自己在梦里还是醒着。他们斜着身子，不停的走，还在老地方。王兰兰吓得一夜蒙着头睡。第二天一早，王兰兰对丈夫说，“我们回村子住吧，这个地窖住不成。”王兰兰把张旺才盖的房子叫地窖。张旺才很生气。他一生气河南话音就更重了。

“这不好好的吗？咋住不成。”

“我一晚上都觉得睡在坑里。”王兰兰说。

她没敢把晚上看见的事说出来。她打算找空悄悄给张旺才说。

住进地窖的第一顿早饭在外屋吃的，门朝河开着，河水的翻滚声涌进来，从天窗斜照进的一丝光亮，落在墙上。王兰兰把饭菜摆上木桌，一盘炒土豆片，一盘蒸馍和红薯，半锅苞谷面糊糊。张旺才喜欢喝糊糊，王兰兰叫它河南糊糊，她从来不喝，喝了胃酸，她只吃土豆片和馍馍。两个孩子喜欢喝糊糊，他们是喝糊糊长大的，说话口音也像舌头在嘴里搅糊糊，一股河南味。小时候他们在王兰兰跟前说甘肃武威话，在张旺才身边说河南话。后来长大了些，尤其张金上了学，就嫌武威话难听，向父亲的河南话靠拢了。这两个孩子，都变成了河南人。王兰兰拿起筷子的一瞬，知道自己和家人，都要在这个地窖里住下去了，她没办法改变张旺才的主意，这个家从来都是他的河南话说了算。尽管他在外面悄蹑蹑的，不吭不哈，经常受人欺负，回到家他的声音可最大。当他和两个孩子操着河南话在家里说话时，王兰兰觉得自己多么孤独，她的甘肃武威话插进去多不合适，她就不说话地待着。她打消了把晚上看见的事说给丈夫。一家四口人，她、张旺才、儿子张金、女儿张银，坐在渐渐亮堂起来的地窖里，儿子张金那时八岁，女儿张银六岁。她不能把自己的害怕说给张旺才，更不能说给两个孩子。

王兰兰不知道，儿子张金也没睡好觉，一晚上听见墙角处有一个人诵经的声音。屋里黑黑的，那个墙角处一个更黑的模糊人影跪在那里，张金不敢看，又忍不住看了几眼，诵经声就从那里隐隐约约传来。张金从小听村里清真寺的诵经声长大，那种声音就在他呼吸的空气里，天不亮，鸡叫过头遍，清真寺阿訇的喊唤便响起来，声音悠长，像天上的声音，喊地上的人，却永远不落到尘土中，在白杨树梢和屋顶上飘荡。又像梦里的声音。张金每天早晨被它唤醒又睡过去。喊唤响起时，村里一片醒来的声音，人醒来时有一种